

齊民要術

齊民要術序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蓋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爲
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
教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
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旤蓋言勤力
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旤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
以富彊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淮南
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短而憂
百姓之窮是故禹爲治水以身解於陽旰之河湯由苦旱以身
禱於桑林之祭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

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
思慮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彊困倉不盈將
相不彊功烈不成仲長子曰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
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簞簋惰者釜之勤
者鍾之矧夫不爲而尙乎食也哉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
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
可以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或不凍不飢者非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
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
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
安得以有民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
不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民可百年

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裋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食裋褐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倉頡聖人者也其於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如禹湯不如常耕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況於凡庸者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牝乃畜牛羊子息萬計九真廬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燉煌不曉作耨犁及種人牛功力旣費而收穀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耨犁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女作裙襪縮如羊腸

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
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桌頭貯衣民惰窳少麤履足多剖
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
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温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
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桌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原缺
告戒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
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丹家累千金好
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後察其強力收多者輒厯載酒肴從而
勞之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者獨
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
畿爲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
豐實此等豈好爲頓擾而輕費損哉蓋以庸人之性率之則自

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
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
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
而肥瘠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
也極落不完垣墻不牢掃除不淨管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
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李衡於武陵龍陽
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樹臨卒勅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
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矣吳末柑橘成歲得絹數千
疋恒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
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
求假焉此種殖之不可已也諺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
計莫如樹木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

地之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
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然則家猶國國
猶家是以前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之生既
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人之性好懶惰矣率之又不得加以政
令失所水旱爲災一穀不登齒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
嗟乎且飢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飽而後輕食既
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稔而忽於蓄積或由布帛優贖而輕
於施與窳窳之來所由有漸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
有七十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也蓋言用之以節伸
長子曰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爲異生
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夢中之蟲
而不知藍之甘乎今采摭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

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凡九十二篇分爲十卷卷首皆有目錄於文雖煩尋覽差易其有五穀果蔬非中國所植者存其名目而已種植之法蓋無聞焉捨木逐末賢哲所非曰富歲貧飢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花而無秋實疋諸浮僞蓋不足存鄙意曉示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尙浮辭覽者無或嗤焉

齊民要術後序

齊民要術者後魏賈思勰所著也其書播殖五種畜宇六擾區
灌蔬蔬栽樹果實條貫時宜靡不該載大抵訓農裕國之術君
子所以仁育天下者以代遠文湮後莫纂述故農政寡稽爾侍
御鈞陽馬公直卿按治湖湘獲古善本閱之喟然曰此王政之
實也乃命刻梓範民書成方伯蔣君景明以序問予曰益國者
富民其要術也富民者農事其先務也教農者有司之實政也
稽術者爲政之大綱也斯待御公之志乎予盍述之浚川子曰
嗟乎君子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制禮樂者敷教
嚴法令者明刑比什伍者治兵覈勤力者課工勸耕桑者督農
使農事不修則稼穡滅裂稼穡滅裂則芻粟減輸芻粟減輸則
廩庾虛耗由之子弟寡賴而教不率矣詭僞日滋而刑罰濫矣

饋餉弗給而兵戎不振矣貿易不通而農末失資矣故曰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是故教農者有司之實政也嗟乎人有言之作者其聖述者其賢刊耒耜畫井疆教稼穡開蠶織使民脫茹毛飲血綴羽被卉之陋者非聖人神明作利萬世者乎時樹藝謹牧粥戒窳惰抑侈費不有後賢政術之修則聖人利世之澤淺矣而不可恃也故作之者猶締構其室者也述之者猶修治敝漏以衍其室者也要之作述之功雖殊重農本而悲民窮聖賢仁以施政之心則一爾矣然則侍御公之賢將不在斯乎或曰仲尼不學農圃非歟浚川子曰非是之謂也學所以求仁義者也政則驅民而行之使沾被吾之仁義者也傳亦有之五畝樹桑百畝授田使老稚之無飢寒非必先王之自力也施於有政使之自養耳必農圃而後爲政則許行並耕而

食堯舜禹稷當在下風矣可乎哉嘉靖甲申五月望日儀封王
廷相子衡序

齊民要術後序

紹興甲子夏四月十八日龍舒張使君專使貽書曰比因暇日以齊民要術刊板成書將廣其傳求僕爲序以冠其首謹按齊民要術舊多行於東州僕在兩學時東州士夫有以要術中種植蓄養之法爲一時美談僕喜聞之欲求善本寓目而不得今使君得之於薊林居士向伯恭伯恭自少留意問學故一時名士大夫多與之遊而喜傳之書蓋此書乃天聖中崇文院板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使君得之刊于州治欲使天下之人皆知務農重穀之道使君之用心可知矣僕嘗觀周公戒成王以無逸之書有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夫惟不知稼穡之艱難其禍至於侮厥父母而不知懼其害教豈小小者哉嘗謂古今親民之官莫如守令

故守令皆以勸農爲職漢循吏如召信臣龔遂輩類皆躬勸耕
農出入阡陌至於使民賣刀買犢賣劍買牛■今使君以書載
耕稼之要足以爲齊民法其爲賢當不在西漢循吏之下況舒
之爲州沃壤千里富饒魚稻爰自吳魏以來爲耕成實邊之地
又得賢使君勸相乎其間其爲舒緩不疑矣僕流落州縣閒晚
得小壘而爲之有民人社稷於得使君所遺墨本日以縱觀庶
幾有補於斯民且無負於勸農之官不亦幸乎使君名麟彥聲
其字濟南佳士也嘗爲越之上虞令縣多力穡之農而令實爲
之勸故租賦之人不勞而辦又嘗爲九江郡丞而化行乎江漢
之間自九江擢守龍舒聞譽益美功利益博茲以其餘力刊書
累編貽訓于後他日得君行道豈易量哉四月十八日左朝散郎
權發遣無爲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管田事鎮江葛祐之序

書齊民要術後

余始得齊民要術輒以問一二藏書家有曰此倉父覆瓿楮或曰此農家祕苑也余兩疑之因以三昔膏火了此乃知北俗種樹畜牧調造之法不但南朔今古非宜至其動用牛馬穢及鹽酪薤蒜之類誠所謂羌煮貊炙使名庖嘔下者也第其所引如汜勝之書崔寔四民月令雜五行占候食經等書皆世所罕覩其他記傳亦多與今本不同可互相考證蓋操觚家所不能廢者故與孝轅分曹訂梓因兩識所問以見是書雖不必有亦不可無庶得覆瓿祕苑之意云繡水沈士龍識

友人姚叔祥語余嘗見胡元瑞藏書目六朝以上無他祕書獨齊民要術僕所未睹耳戊戌計偕入都獲之燈市遂捉筆題簡端云何當共叔祥見之快可言邪南還與叔祥篝燈校讀至第

二卷二幅原本脫去重刻別卷補入參錯難解幾欲廢去更從
吳中趙玄度假得善本足之兩人跌足稱快竟讀也宋孫祕丞
有音義釋解今已失傳王元美藝苑卮言摘載此書數字謂無
音切則元美亦未見注本矣此特農家書耳又身是北僮乃援
引史傳雜記不下百餘種方言奇字難復盡通腹中似有數千
卷書者今人財記孝經論語便思著述將爲此僮鬼所笑海鹽
胡震亨識

書齊民要術後

雜說

夫治生之道不仕則農若昧於田疇則多匱乏只如稼穡之利雖未逮於老農規畫之閒竊自同於后稷所爲之術條例後行凡人家營田須量己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假如一犍牛總管得小畝三頃據齊地大畝一頃三十五畝也每年一易必須頻種其雜田地卽是來年穀資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悅以使人人忘其勞且須調習器械務令快利秣飼牛畜常須肥健撫恤其人當遣歡悅觀其地勢乾溼得所凡秋收了先耕蕎麥地次耕餘地務遣深細不得趁多看乾溼隨時蓋磨著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乏水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無問耕得多少皆須旋蓋磨如法如一犍牛兩箇月秋耕計得小畝三頃經冬加料餵至十二月內卽須排比農具使足